

昨日重现

县城的端午

文/李 晨

县城初夏清晨的小巷,弥漫着湿漉漉的气息,是从石板路上的青苔里散发出来的。这个季节,我却有一些心慌。

我同县城柳的恋情,起初遭到了柳的母亲反对。柳的母亲反对,主要是我在小镇工作,那些年在世俗的眼光里,县城与小镇是差别很大的。县城有马路高楼、新华书店、商场、电影院、图书馆、工人文化宫。小镇的公路在雨天泥浆满地,河流上的老桥老祖宗一样慈祥,最高的楼是6楼,没有一部电梯,馆子里早晨卖油条豆浆,中午卖扣碗蒸肉。

那年,我23岁,父亲55岁。父亲虽然表面上没对我催婚,但时常在我面前唠叨,他的某某年龄差不多的同事,孙子就上小学了,还有某某年龄相近的亲戚家,孙子就有两个了。

我执拗于对文学的追求,表面上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,骨子里是希望通过文学改变命运,成为一个显赫人物。父亲对我乌黑着眼圈熬夜、废寝忘食写诗却不以为然。父亲说,写诗这个东西,如果你写不到李白、杜甫他们那个程度,就当闲情逸致好了,不要那么傻乎乎地写啊写。父亲劝我说,在单位,你还是要把公文写好,把笔头练硬。父亲在单位工作一辈子,靠的也是写公文,把头发写白了,把腰写成腰肌劳损了。

父亲其实暗地里对我的婚姻操心不已,他托人把小镇富翁牟裁缝家的女儿介绍给我。我心中烦躁,对父亲挥挥手说,你当年的婚姻也是自己做主的,爷爷奶奶他们也没干涉过,婚姻这事,还是我自己决定。父亲说,那好,你尽快做出决定,我好给牟裁缝回信。

我郑重地告诉父亲,我在县城有恋爱对象了,她是柳。

那年端午来临前,柳给我打来电话说,端午那天,你来我家吃饭吧,我妈说的。

端午的头天晚上,我就赶到县城住在了招待所。端午这天早晨,穿着白色连衣裙的柳来到招待所。柳散发出荷叶味的清香,她有着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,这让我着迷。我想起小镇牟裁缝家的女儿,她有天上我单位,羞涩地问我,你腰围多大啊,我给你做一条裤子。但对这个纯朴的女子,我心里激荡不起来。每逢路过牟裁缝家的铺子,听见“嗒、嗒、嗒”的缝纫机踩踏声,我心里就急。

县城啊,你有我滚烫的感情,灼灼的光华。

端午那天中午,我来到了柳家。我穿上了刚去商场买来的蓝色T恤衫,身子有些颤抖。我内心很激动。

席上的菜很丰盛,还有绿豆粽、腊肉粽、黑芝麻粽,清香四溢,都是柳的母亲做的。有一道菜叫红烧狮子头,柳说:“妈妈知道你很喜欢吃,特地做的。”我抬头望着柳的母亲,她的目光里,有对我来到这个家的认可。

饭后,柳的母亲同我聊天。她说,我知道你是写诗的,我们这个家族几代人都没一个写诗的。我尊重你,做自己喜欢的事。她还告诉我,她同柳的父亲,在柳3岁时就离了婚,早熟懂事的柳,7岁时就踮起脚尖为家里人做饭,为一家人洗衣服。

柳的母亲站起身说:“今天,你来到我们家,我把柳交给你了,你一辈子都不要欺负她,好好待她。”我点点头说:“妈,我会的!”第一次进柳的家门,我就唤她母亲为“妈”了,好像也不别扭。一段沉沉的感情,又恍若缥缈在云端,在端午这天终于落地生根,柳的母亲,终于不再反对我们,在县城的烟火生活里,我心有所归。

县城的城门,也在端午这天对我喜悦地打开,吱嘎一声,欢喜如初见的蓝色天空上,飞满了喜鹊。



都市心情

晨光里的母亲

文/贺 源

母亲总说,早餐要吃得像皇帝。凌晨4点的厨房,蜂窝煤炉吐着暗红的芯子,铁锅里的水刚泛起细密的气泡,她就开始揉面。面粉袋倾斜的角度精准得像架天平,掌心压着面团在案板上碾出“沙沙”的响,偶尔抬头看一眼挂钟,睫毛上还凝着未褪的夜露。

那天我装睡偷瞄,见她踮脚去够吊柜里的糖罐,老旧的木梯在脚下发出“吱呀”的声音。晨光从纱窗的网眼漏进来,给她挽起的袖口镀上一层毛茸茸的金边。突然想起小时候总爱趴在她膝头看她做包子,那时她的头发还乌黑如缎,指尖沾着的面粉落在我鼻尖,像撒了把星星。

6点的菜市场像口煮沸的大锅,母亲的布兜永远比别人多装半斤菜。她蹲在菜摊前,指尖掐断豆角的尾须,眼睛却瞟着隔壁摊位的黄瓜——那是我昨儿说想吃的凉拌菜。卖鱼的张叔远远打招呼,她笑着摇头拒绝递来的塑料袋:“自带的环保,省得花钱。”深蓝的布兜被各种菜蔬撑得棱角分明。回家的路上, she 会把最重的土豆放在靠近腹部的位置,仿佛还在护着某个沉睡的婴儿。

记忆里有回下大雨,我执意要陪她买菜。雨幕中她把雨衣全罩在我头上,自己淋得透湿,却把装着豆腐的搪瓷缸紧紧护在怀里。水珠顺着发梢滴进衣领,她却笑着说:“你闻,雨水冲过的菜叶子,比平时多股清甜味儿。”

午间的阳光把堂屋晒得发烫,母亲坐在竹椅上补袜子,针尖在指缝间飞快穿梭。她的指甲修剪得很短,指腹覆着洗不掉的面垢,偶尔用舌尖抿一下线尾,嘴角就沾了根细白的棉丝。我躺在凉席上装睡,看她的影子在土墙上晃啊晃,后背的汗水把衬衫浸出深色的云纹。

有年夏天,她给我做新凉鞋。碎布头在糨糊里浸透,一层叠一层贴在木板上,晒干后用鞋样比着裁剪。正午的蝉鸣震得窗纸发颤,她额角的汗珠砸在布片上,洇出深色的圆点,像落在宣纸上的墨梅。当我穿着绣着小花的凉鞋跑出门时,她

正捧着红肿的手指往嘴里送——不知被哪根粗心的针戳破了皮。

傍晚的炊烟裹着饭香漫过小巷,母亲站在门槛上喊我回家。她的身影被夕阳拉得老长,蓝布围裙换成了灰扑扑的罩衫,袖口挽起处露出浅褐色的老年斑。我远远应着,看她转身时扶了扶腰——那是常年弯腰择菜落下的毛病,阴雨天总疼得直不起身。

去年冬天,我加班到深夜。雪粒子打在车窗上沙沙作响,远远看见自家阳台的灯固执地亮着,像枚悬在夜空的小太阳。推开门,母亲裹着棉袄在沙发上打盹,脚边的电暖器早就熄了,手里还攥着给我织到一半的围巾。毛线针滑落在地,她惊醒时眼里闪过的惊慌,像个做错事的孩子。

如今我在异乡的出租屋醒来,枕边再没有厨房飘来的粥香。凌晨4点的闹钟响起时,我对着镜子笨拙地系围巾,忽然明白母亲当年在晨光里揉面的背影,原是把整个春天都和进了面团里。

上次回家,我偷偷给她量血压。袖带绑上胳膊时,她忽然说:“你小时候总爱咬我手腕,看,这道疤就是你留的。”我盯着那道浅粉色的痕迹,突然想起某个清晨,她哄我吃药时,手腕上还沾着揉面的粉末,在晨光里闪着温柔的光。

暮色又一次漫过阳台,我拨通视频电话。母亲身后的厨房飘着蒸汽,她把镜头凑近刚出锅的包子:“给你留了甜馅的,等你周末回来吃。”水汽模糊了屏幕,却清晰地映出她鬓角的白,像落在青瓷上的霜雪。

原来母亲的起早贪黑,从来不是单枪匹马的战斗。她把星辰碾碎揉进面里,把月光纺成针脚,在每个平凡的日子里,为我们织就最温暖的铠甲。当我们踩着她铺就的金光走向远方,回头望时,她仍站在岁月的渡口,用永不熄灭的灯火,照亮我们回家的路。

风铃版投稿邮箱

lybdx1862@163.com